

869

歌 剧

老王卖瓜

山东省群众艺术馆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老王賣瓜”“一件毛衣”兩個小戲，均系批判某些農民愛沾小便宜的自私思想的。這兩個小戲比較細致生動地刻劃了人物的內心活動，並對這些落後思想給予了善意的、適當的批判，是兩出活潑有趣的小歌劇，可供業餘劇團演出。

老 王 賣 瓜

山東省羣眾藝術館編

*

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濟南經9路勝利大街）

山東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山東新華印刷廠印刷 山東省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935

開本 787×1092公厘 1/32·印張 5/8·字數 14,00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600

統一書號：T 10099·769

定 價：（7）0.08 元

老王卖瓜

菏泽剧目工作组集体创作

柳学夫执笔

人物：王老二——五十多岁。

张大媽——五十多岁。

王老二：（内喊）誰买甜瓜！（担着瓜担子上）

誰买大甜瓜？花丽虎、紅到皮、里外青、羊角蜜。都来买瓜嘍！

（唱）六月里三伏火热的天，

我老汉担着瓜一担。

我一家三口齐入社，

小日子过的如蜜甜。

儿子的名字叫小虎，

新娶个媳妇叫秀鸞。

我的外号老財迷，

大号就叫王二元。

儿子在社里当队长，

儿媳妇在她娘家是模范。

入社生活百样好，

就是捞不着便宜沾。

、社里种了几亩瓜，

地壮瓜肥吃不完。

叫我挑着下乡卖，

每斤定价九分錢。
昨天我进城去卖瓜，
一斤我卖一角三。
共合担去八十斤，
外拿三元把家还。
今天又挑了一百斤，
准能又賺三、四元。
近处都知道瓜价錢，
我为賺錢远处轉。
走过七里桃花鋪，
过河再到八里灣。

(高喊)誰买瓜! (下)

〔张大媽上。

张大媽: (唱)出門来不由我笑嘻嘻，

挎着个籃子去看閨女。

閨女結婚半个月，

婆家是刘楼姓王的。

女婿的名字叫小虎，

公公的外号叫財迷。

俺秀鸞她在娘手下，

生产学习数第一。

自从他結婚婆家去，

时时叫我挂心里。

她要积极还好点，

(白)要落后啊! (数板)

叫大娘和孀子，

大阿哥和嫂子，

青年姑娘小伙子，
拄着拐的老头子，
指着脊梁瞎咕唧：

“咳！真是的，

（唱）她媽对她无教育。”

越思越想心难赦，
买点东西看看去。
走的头趟新亲戚，
带的东西要如意，
截了七尺新花儿布，
布衫料子給閨女；
給女婿买了个紗汗衫，
两个本子好学习；
买了四两青冰糖；
讓閨女下地干活装兜里。
忽然又想起一件事，
沒給她公公拿东西。
左右思想不如意，
可惜已經走过了集。

（白）咳！沒拿現在也沒法儿了。

（唱）社里活忙心发急，
看罢閨女快回去。（下）

王老二：（上）誰买瓜？剩几个啦，便宜卖。

（唱）一担甜瓜卖一半，
大約能賺一块多錢。
眼看天快到晌午，
肚子里餓的直叫喚。

担着挑子回家轉，

烈日如火头发眩。

(白) 哎哟! 天咋这么热啊! (放下挑, 手擦汗) 找个树凉歇歇算算賬, 看能外拿多少钱。哎, 不行, 这秤盘底下还沾着块泥呢! 这真是踩着高跷过黄河, 得个好拐啊! (思索) 对! 反正是一百斤瓜, 先把秤盘子的泥去了, 称称剩多少, 卖多少, 就按九分钱报給社里。多的錢就是我的啦! (欲走) 哎! 不行, 刚才碰上李二快嘴臉水渠去啦, 他要是回来碰上可麻煩啦。他是有名的广播电台, 事情到他嘴里和到万人的肚里一样。 (思索) 对! 他不碰上便罢, 要是碰上, 我就說: “瓜是从社里大秤过, 我是小秤卖, 賬不对头。” 叫他宣传宣传, 我好到社里报点蝕称, 又是个外拿。对! 挑到树蔭凉底下去。 (挑到树下算賬)

[张大媽上。]

张大媽: (唱) 过了一洼又一洼,

一路两边好庄稼,

綠油油稻苗长的旺,

高粱穗好象胖娃娃,

谷穗长, 棒稈粗,

棉桃子长的象木瓜。

王老二: (唱) 剩下甜瓜五十二 (斤),

共卖出了甜瓜四十八 (斤)。

张大媽: (唱) 玉米棒子二尺长,

花生拖秧开了花,

地瓜拱地裂开嘴,

(夹白) 还插着牌哩!

“青年队定产四十万八。”

王老二：（唱）前前后后算一遍，

共合外拿一元八。

张大媽：（唱）越看我就越高兴，

不由我大媽笑哈哈。

王老二：（唱）忽听背后脚步响，（急看）

（夹白）噢！是走亲戚的啊！

大喊一声卖甜瓜。

（喊）誰买瓜？

张大媽：哟，卖瓜的啊！

王老二：哎。买两个吧？大嫂！

张大媽：瓜怎么样啊？

王老二：看看吧，花丽虎、紅到皮、里外青、羊角蜜，都是好瓜，那个不可口不要一分钱。

张大媽：这瓜是論秤呢，还是論个儿呢？

王老二：論什么都一样，反正是社里的瓜。公家的生意不能多要錢。

张大媽：既然是社里的瓜，論称吧，公道。

王老二：好，論什么都不能多要錢。

张大媽：（拿起瓜看）多少錢一斤啊？

王老二：卖给別人一角四，你买算一角二吧。

张大媽：哪有这么貴的？（放下瓜）不要啦。

王老二：哎，怎么啦？别走啊；大嫂！

张大媽：怎么！問一問还能粘着嗎？

王老二：你問問不要紧，不該猛一扔。你看，把瓜碰坏几个，叫我怎么卖啊！

张大媽：碰坏你的瓜啦？不要紧，称称几斤吧，要你的。

王老二：要行，三个瓜……（称瓜）还起点头，算七斤吧！

张大媽：該多少錢啊？

王老二：一七七，二七一角四，共合八角四分錢。

张大媽：給你这张一元的，找吧！

王老二：好。（找錢）

张大媽：亏了我买东西剩下几个錢；要不还叫你难住了哪！

王老二：这是什么話啊！你的錢再多，我也不能說你的啊！

张大媽：別說啦，快給我錢吧！

王老二：一角六对嗎？

张大媽：（接錢，又拿瓜放籃內）

王老二：（唱）我把票子拿在手，

不由我王二心內虛，

万一社里出来人，

事情揭破了不的。

趁此机会快点走，（急挑担，錢丟）

（夾白）得大跃进啊！（急轉一圈）

繞个弯子回家去。（下）

张大媽：（放好瓜，轉身見地上的錢）这是誰的錢啊？（拾起）嗯，这一定是那个卖瓜的丟的。

（急喊）卖瓜的！

（唱）他只顧四乡去卖瓜，

丟了票子作事差。

要是社里去算賬，

看你张嘴說什么。

一时他还走不远，

赶上把錢还給他。

卖瓜的！（边喊边下）

王老二：（唱）逃出圈来暗自喜，

算盘一打怪如意。

七斤甜瓜卖出去，

从中又捞二角一。

（得意的）哈哈……。（白）七斤瓜八角四分錢，从中又落二角一，歇歇抽袋烟，赶回家吃过飯再到社里去报賬。

张大媽：（內喊）卖瓜的别走啊！

王老二：（唱）我正要歇歇抽袋烟，

忽听那个大嫂将我喊。

莫非她知道瓜价錢？

赶上一定把脸翻。

找几个錢儿事还小，

传到社里丢脸面。

张大媽：（內喊）卖瓜的别走哇！

王老二：（唱）說着說着快来到，

担起担子一溜烟。（急下）

张大媽：（边喊边上）

（唱）这个老头真希奇，

越喊他越走的急。

莫非他天热心焦听不准，

紧走几步再攥去。

（喊）卖瓜的别走哇！（边喊边下）

王老二：（上唱）擦擦大汗走的快，

张大媽：（內喊）卖瓜的！

王老二：（接唱）买瓜的老婆又赶来。（下）

张大媽：（上唱）这个老头真古怪，

越喊他越把腿开。（喊下）

王老二：（上唱）她赶来一定要评理，怕要拉我到社里。

张大媽：（边喊边上，走圓場，唱）

你到社里去交賬，

差錢看你急不急！

王老二：（唱）跑的快，追的急，

心里好象揣兔子，

滿身冒汗如水洗，

膀尖上磨了一块皮。

张大媽：（喊）卖瓜的！

王老二：（唱）眼看后边要追上，

轉个弯子下正西。（下）

张大媽：（边喊边下）卖瓜的！

王老二：（上唱）累的我腰酸腿发麻，

热的我心慌眼发花。

张大媽：（內喊）卖瓜的！等一等。

王老二：（唱）趁她这陣看不见，

我忙往高粱棵里扎。（藏起）

张大媽：（喊上）卖瓜的！咦，怎么不見啦？天这么热，我也不攏你啦。哎！不行，我也不能要人家的錢啊！（思索）对，反正这个老头子离这不远，大概是个社的。見了閨女叫她把这錢交給她社里去。（下）

〔王老二由高粱棵內鬼鬼祟祟的露出头来。〕

王老二：（白）哎哟！多亏我跑的快呀，差一点沒有丢大人！

哎，拾掇拾掇把錢拿出来，回家吃飯好报賬。（摸錢）

啊！錢呢？坏啦，一定是买瓜的老婆拾去啦，（急喊）
的大嫂！哎，走远啦！刚才我为什么不站下啊！（急）

可恨自己作事差，

精細伶俐變傻瓜。

急忙把担子收拾起，

隨着腳印去撞她。（喊下）

张大媽：（唱）一面走來暗思量，

為什麼賣瓜的這麼慌張？

莫非瓜價有虛假，

不知他是啥思想？

天色不早快點走，

過橋來到庄頭上。

進村見人就把門問，

（夾白）哪是小虎家的門啊？怎麼沒有人啊！先到樹下乘乘涼。

（白）歇歇等人來問問再說。（坐樹下）

王老二：（上唱）今天我真砸了鍋，

追了半天沒追着。

低下腦袋把村進！

心里好似烈火着。

〔知了叫聲。〕

王老二：（白）叫！叫！真是靈棚下拜天地，特給死人添氣。

（拾起一把土，照樹上撒去，正落在张大媽的身上）

张大媽：咳！這是誰啊？

王老二：我不是特意的，大嫂子。

张大媽：哎，這不是賣瓜的嗎？

王老二：是……是我，哎！你吃個瓜吧，大嫂子。

张大媽：瓜！我不是買了嗎？

王老二：買的是買的，送的是送的，再吃個吧！

张大媽：不吃啦。（互相推讓）

王老二：哎！大嫂子你見到我的錢來沒有？

张大媽：錢？見倒見啦，我問你這瓜多少錢一斤啊？

王老二：嗯——九分。

张大媽：九分，你為什麼賣給我一角二呢？

王老二：大嫂子，不要吵，你把錢給我，我按九分算，下剩的錢退給你。

张大媽：下行，給你錢你得作個檢討，多要人家的錢是什麼思想啊？

王老二：大嫂子是我的不對，你把錢還給我吧！

张大媽：給你錢？走，到你社里去領吧！

王老二：怎麼啦，作了檢討還叫到社里去挨批評啊！

张大媽：叫大家評評你這是啥思想！

王老二：哼！拾了錢不給人家，這能是社會主義思想啊！

张大媽：你賣瓜多要人家的錢是社會主義思想？

王老二：我多要你的錢，不是說找給你嗎？

张大媽：拿過來。

王老二：你不還給我那錢，我怎麼找給你啊？

张大媽：你不退給我的呀，我也不給你的。

王老二：你這個老婆子怎麼不講理啊！

张大媽：是我不講理還是你不講理呀！

王老二：你是哪個社的？

张大媽：你是哪個社的？

王老二：我是這躍進社的。

张大媽：我是火箭社的！

王老二：你跑這來幹麼？

张大媽：我姓張，俺閨女家在這里。

王老二：（懷疑的）你閨女、女婿叫什麼？

张大媽：俺亲家姓王，叫老財迷。

王老二：啊，你是亲家母啊！

张大媽：你是老亲家啊！

王老二：咳，好啦！我这个資本主义思想，常在脑子里作怪，騙了別人又害了自己。別說啦，亲家，都是我的不对，你先到家里去吧。（欲走）

张大媽：我还不知道門哩！

王老二：亲家，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到社里承認錯誤去。

张大媽：亲家！給你把錢捎去好报賬。

王老二：咳！好。（接錢）亲家，我換上新思想再和你說話。

——劇終——

一件毛衣

郑世光

人物：张贵明 五十岁。

张妻 五十岁。

秀英 二十岁。

〔张贵明上场〕

张贵明：（唱）红太阳不时躲云间，

阵阵西风阵阵寒。

供销社来了新毛衣，

为买毛衣我去卖棉。

（白）刚才我在集上，见我女儿秀英一人在那里收购棉花。趁这个机会，我将社里分给我家的棉花，其中二十多斤不合标准的次花，鱼目混珠去卖了它。

（进家向内室喊）秀英娘！秀英娘！

张妻：（上）你叫什么！人正忙着呢。

张贵明：（唱）秋尽冬来天气寒，

我想买件毛衣穿。

张妻：（接唱）要买你就快去买，

穿上毛衣身体暖。

张贵明：是啊！你快去把那二十几斤次棉花拿来，我到收购站去卖了它。

张妻：咱不是在信用社存着钱吗？

张貴明：錢不到期取不出来。留这些毒棉花干啥用！

张 妻：毒棉花人家供銷社不收啊！

张貴明：（唱）你真是一个糊涂蛋，

忘記秀英是收購員。

张 妻：（接唱）秀英虽是收購員，

不收次花是枉然。

张貴明：胳膊肘子还有不朝里扭的。我将这次棉花背去，她不給我划个一等也得給我划个二等。（边說边进內室将花取出）

张 妻：就凭这花，別說一等二等，連收購标准也不够！

（上前阻拦）做这損人利己的事儿，我不讓你去！

张貴明：（唱）老婆子莫要将我拦，

这次花我要卖好价錢，

只要咱閨女心眼灵，

划个头等不費难。

（背起棉花走下）

张 妻：秀英爹！秀英爹！咳，这死老头子！（进內室）

〔张貴明背花上，繞場。〕

张貴明：（唱）背着棉花走的欢，

收購站不远在面前，

抬头看見秀英女，

她在收花点錢多忙乱。

（白）我上前去有些不便，不如把秀英叫到这边来。

（高声地喊）秀英！秀英！

秀 英：（上）爹，你干什么来啦？

张貴明：（四顧无人）秀英，恁供銷社不是新来了毛衣了
嗎，爹想卖了棉花去买一件。你看这花能划个几等？

秀英：喲，這不是那些次花嗎？

張貴明：可是成色還不錯呀！

秀英：那里！你看，又黃又脏，供銷社不收啊！

張貴明：咱這花是不大好，可……可是評個二等還行吧？

秀英：爹，那怎么能行！

張貴明：咋不行？事在人为嘛！咱這花虽次，可比那二等花顏色也差不了多少，你往大堆里一摻，不就結了嗎！

秀英：（唱）爹爹說話理不通，

不該強逼女兒動私情，

公共的利益我要愛護，

損公利私我不答應。

張貴明：你爹頭一次來向你賣花，還能碰了釘子回去？

秀英：社里不收這花，你就不應該拿來賣嘛！

張貴明：二等不行，划個最低等收了還不行嗎？

秀英：根本不夠收購標準，怎么收呢！

張貴明：（又急又氣，不知說什麼好）……

秀英：爹，你怎么不想一想？

（唱）共產黨領導咱把身翻，

日子過得甜又甜，

如今人人為集體，

你却想把便宜沾。

（白）私心也太重了！

張貴明：（氣極）你不收罷，不要來教訓我！（背起棉花）

哼！把你養活大了，就不認人了！

秀英：爹！

張貴明：我不是你爹！（氣冲冲下）

秀英：（望着爹的背影）咳！真是的。（下）

张贵明：（上唱）死丫头做事心腸狠，

翅膀硬了忘亲人，

害我背着棉花繞街走，

越思越想越伤心。

低头不語进家門，

（猛将棉花摔在地下，嘆气）咳！

张妻：（上，接唱）老头子一旁气憤憤。

（見情知道了七八，旁白）看他气的那个样子，准是碰了个橡皮釘，待我俏皮他几句。（对张貴明）秀英爹，你回来了？哟！換了那么一大包羊毛衣来家，足有两打吧？快拿出来，讓我老婆子开开眼界。

张貴明：开眼界，开个屁！

张妻：（故意去扒开棉包一看）哦，还是那些次棉花呀！

怎么，收購站今天不办公？

张貴明：我不卖了，背回来烧火！

张妻：哼！我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

张貴明：咳，都是你养的好閨女啊！

（唱）我背着棉花街上走，

收購站叫出死丫头，

我只当亲生骨肉好說話，

誰料想她竟拒絕不收。

张妻：（唱）咱女儿这事作得对，

公私分明叫人喜。

这事不能怪秀英，

只怪你的思想有問題。